

# 11岁就当“交通员” 抢救伤员立战功

从小参加革命的徐庆莲多次战斗都冲在第一线

我是徐庆莲，出生于1930年，老家山东沂水县徐家洼村，于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，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参加了鲁中军区野战一所和野战一所附属所、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训练班等队伍。

记者 杜春娜 实习生 张伊然  
通讯员 杨文斐 济南报道

## 不一样的童年

我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在我11岁时，在母亲的指导下，凭借年龄小、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优势，开始独立承担地下交通任务，为党组织和部队送信、送情报。

十几岁的年纪，我就在家附近送信。送情报时经常遇到险情。最令人紧张的一次是，日军扫荡沂水时，区委的人员名单需要紧急送出，组织让我把名单埋到一个墓坑里，等待情报人员来取。结果日军在附近打靶，还掩埋了一具尸体，大家都担心情报被发现。两天后，日军撤离，组织上的情报人员才成功取走名单。

后来，情报越送越远。13岁那年，我从沂水县城地下党处接过敌人大扫荡的情报，送往区委。回程时，天已经很黑了，山路崎岖，阴森可怖，还有野兽的叫声。我走到姥姥家村北口时，见一个人鬼



徐庆莲老人。

鬼祟祟地跟在身后。我心中害怕，拔腿就往村子里跑，那人紧追不舍。跑到姥姥家门口，我已累得倒在地上。姥姥听见动静，让二舅出来查看，跟踪者见有人出来，立刻掉头逃窜了。

1944年春，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，组织安排我到舅舅家暂避。不久，汉奸告密，称徐家洼村村民多为抗日分子，日军进村抓捕了600多人，父亲与三叔亦在其中。

敌人对三叔严刑拷打，灌辣椒水、煤油，逼其坐老虎凳，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但是，三叔始终没松口。后来，县大队攻打下县城，解救了被捕人员。为安全起见，组织把我调至区里工作，主要负责照顾伤员和开展群众工作。

后来，我跟三婶去了一个卫生宣传队，那里正给前方招生。于是，我在卫生训练队登记后，就这样参军了。

## 艰苦的革命生涯

在学习了一年后，1945年7月，我被分配至鲁中军区野战一所附属所任看护员，开始昼夜照料伤员。那时的我深知，这便是革命，凡事都要冲在前头。从那时开始，便一直待在野战医院。

1946年1月，我带7名伤员转至鲁中军区野战四所，后留在此地，先入训练班学习，再任调剂员、护士。同年，在临沂战役中，我与一名季姓战友埋伏在一个洼地里，抢救伤员。战斗一结束，部队就撤走了，留下了11名伤员和20多个俘虏。我们就让俘虏用棍子制作简易担架，抬着伤员往根据地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俘虏抬着伤员往敌占区走。我就举着手榴弹逼他们折返，走了80里路才脱离险境。

中午，到了根据地的一个集市，我站在一个锅台上，对赶集的人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们是解放军的队伍，伤员和抬担架的都饿了，帮忙给我们找点吃的吧。”老乡们纷纷给我们送来煎饼和地瓜。我还动员老乡们拿出绳子，加固了11副担架。我给老乡写了欠条，让老

乡到区政府领钱。

我押着俘虏抬着伤员继续走，走到一个村子，对村长说，我们是突围出来的伤员。村长帮助找了房子，我们就住了下来，准备给伤员洗伤口。天黑之后，野战四所大队长来到村里，找到了我们，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，大队长很高兴，赶紧去看伤员。伤员见着大队长就哭了：“要不是徐庆莲他们两个，我们就被俘虏了。”1946年，我在鲁中军区野战四所被评为一等工作模范。

1946年至1949年，我所在野战军经历的大小战斗，我都作为医护人员参加了，每次都冲在第一线抢救伤员，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危险。部队也多次给我立功：1947年鲁南战役立二等功，同年秋因转运伤员立三等功；1948年淮海战役、1949年京沪杭战役各立四等功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，我积极学习文化与医疗知识，珍惜到省立医院、济南市工人医院进修的机会，刻苦钻研让医术显著提升。毛主席到济南视察时，我作为代表到珍珠泉礼堂参会，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，1960年还与毛主席合影留念。

百岁老兵周诗礼17岁干革命，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

# 抗击日寇打“炮楼” 淮海战场负重伤

我是周诗礼，生于1926年，老家是山东微山县，1943年参加民兵抗日，1945年参加八路军。在淮海战役的一次作战时，被炮弹皮扎伤右腿小腿及左脚脚面。

记者 杜春娜 刘桂斌  
通讯员 顾晓羽 济南报道

## 17岁参加民兵 攻击日伪军碉堡

1943年秋天，从事地下工作的朱汉章同志来到了我们村子田家村（现在为李庄），组织民兵进行抗战，打鬼子。我和村子里另外两人报名参加了民兵，那时候我才17岁。一开始参加民兵的人少，到了1944年的上半年，民兵队伍壮大了，有十几个人。

1944年四五月份，朱汉章领着民兵队伍中的精干力量，经常夜间去夏镇的一个庙里攻打敌人。那时候这个庙是日军和伪军的据点，成了“炮楼”。这个“炮楼”晚上有灯光，我们几个民兵便拿着枪，等灯光暗下来，朝“炮楼”里打上几枪。我们打完后，敌人拿着机关枪开始射击。敌人停止射击后，我们就再打两枪，敌人就再次射击。就这样，我们三四天就攻打一次敌人，一直到九十月份，敌人撤走了。

敌人从我们村子撤出后，去了枣庄临城。临城距离夏镇大约30里远，距离我们村也有十四五里地。敌人走了后，我们那里就成



周诗礼老人。

了解放区。

到了1945年三四月份，八路军来了，他们在村子里宣传抗日政策。朱汉章动员民兵参加八路军，于是，我和另外两名民兵就参加了八路军。当时我们连长是张洪晨，指导员是刘玉。参加八路军之后，我们在村子里住了十几天就转移了。后来，又去水寨村待了

几天。我们就是这样在各个村子间“打游击”。如果碰到村里有敌人驻扎，连长或者指导员隔四天就带着战士去攻打滋扰敌人。

在枣庄临城也有日伪军的碉堡，我们就去那里攻打敌人。打了一次，敌人出动了军队。日军和伪军加起来有二三百人，但是转了半天没有找到我们，就撤回去了。

我们的部队派出土兵盯着敌人，只要敌人一出来，我们就去攻打碉堡。到了1945年五六月份以后，敌人就窝在碉堡里再也不出来了。敌人不出来，我们便早晚各打一次。

## 参加淮海战役 被炮弹炸伤

日军投降之后，连长带着我们去了沂蒙山区训练，主要是练习打枪、投手榴弹等。日后，我们的部队整编成19团，在山里活动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山东根据地。当时我们团正在农村保护麦收，考虑到战争形势，部队便撤出临沂。我们走了一夜，到了早晨吃饭的时候，饭还没做好，就听见炮声响起，敌人打到村口了，我们便根据命令撤退。早上八九点钟开始下雨了，我们身上没有防雨的东西，浑身被淋透了，只能一边走一边打。到了沂河边上，我们的脚都泡肿了。过了沂河后，又走了十几里路，后来在一个村子驻扎下来。

随着刘邓大军进攻大别山，国民党把进攻山东的部队调到了大别山，我们部队的压力少了很多。过了两个月后，我们过了黄

河，回到了山东。

过了黄河后，我们18团、19团和特务团组织起来成立了16纵，我在16纵47师140团2营4连任排长。

1948年底，淮海战役打响时，我们部队去了徐州，先打了阻击战，攻打国民党的增援部队。打了一两天后，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就撤退了。

而后，我们部队开始攻打一个村庄。夜里，国民党部队的机枪、火炮等响个不停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任副连长了，领着一部分士兵提前布置好了武器设备等。布置好了后，我在一个小洼地里坐着，通讯员靠在我身上睡着了。敌人的枪炮不断地打，有一个炮弹落在我们身边，通讯员当场牺牲了，我的耳朵顿时被震得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腿和脚都受了伤，部队紧急抬着我去卫生院包扎。

包扎好伤口之后，部队把我送到了徐州，由徐州坐火车到了济南，转到山东临时医院治疗。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，我伤口好了，又回到了徐州。这时候我的腿肿得很厉害，部队的医生检查后说我不能继续参战了。于是，部队领导写了封信，我和好几位战友带着信回到了济南。